

黄金果的土地

亞馬多著



黄金果的土地

——



黃金果的土地

巴西 若熱·亞馬多著

鄭永慧 金滿成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黄金果的土地

若熱·亞馬多 著

鄭 永 豐 譯
金 滿 成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号)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字数：308千

開本33.5''×46'' 1/32 印張13⁷/₁₆ 插頁 3

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9001—14000

定價(6) 1.30 元

若熱·亞馬多
SAO JORGE DOS ILHEOS

据 Violante do Canto 法文譯本 "La Terre aux Fruits d' Or"
(Editions Nagel, Paris, 1951) 轉譯。

內 容 說 明

本書是巴西傑出的和平戰士、詩人和小說家若熱·亞馬多的一部優秀的長篇小說，描寫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美、德帝國主義在巴西的代理人——可可出口商，奪取巴西土地的經過。作者通過這一時期巴西新興資產階級和沒落的地主階級的矛盾，暴露了巴西地主的荒淫無恥的生活，資本家的兇狠毒辣的手段，以及地主和資本家對廣大種植園雇工的殘酷剝削，顯示了新成立的巴西共產黨和巴西工人階級的英勇鬥爭精神和偉大力量。從作者對於自私自利的地主、飢寒交迫的短工、詭計多端的出口商、職業賭徒、下流的押白黨，以及貪贓枉法的律師的描繪，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巴西整個社會的縮影。



作 者 像

序

事实上，这本小說和比它早些時候出版的“無边的土地”合起來寫的只是一个故事：巴義亞州南部种植可可的地區的故事。在这兩本書裏，我曾經想用公正無私的、可是也充滿熱情的态度來寫出經營可可業的悲劇，寫出本世紀初封建地主們怎樣征服土地，後來土地又怎樣落到貪婪的出口商手中的种种情况。假使讀者認為封建地主征服土地的悲劇富有史詩的意味，而帝國主義者征服土地的悲劇則不免有些庸俗的話，責任並不在小說家身上。約奧沁姆^①說，即將到來的時代是充滿英雄行為、充滿美感和詩意的時代，我相信的確是這樣。

讀者很容易就可以發覺本書的最末的部份其實是一部新的小說的開始，這部新小說所要描寫的生活，正是可可地區的人們現在還在過着的那種悲慘的生活，將來有人——我不知道是誰——會把它寫下來的。

這本書一九四二年開始寫於蒙得維多，一九四四年一月在比利比利完成；比利比利是巴義亞的郊區，卡斯特羅·亞爾凡斯^②的故鄉，也是政治鬥爭的中心。

若·亞

① 約奧沁姆是本書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共產黨員。

② 卡斯特羅·亞爾凡斯(1847—1871)，巴西革命詩人和民族英雄，巴西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

目 次

序.....	1
產生黃金果的土地.....	1
“南方的皇后”.....	2
莊稼漢.....	74
雨.....	141
漲價.....	206
土地換了主人.....	355
跌價.....	356
譯后記.....	423

產生黃金果的土地

“南方的皇后”

1

飛機突然向南斜飛下來，底下的城市便出現在旅客眼前。現在，他們已經不在綠油油的海面的上空飛行了。他們望見了海岸上的椰子林，接着又望見了共基斯塔小山。飛機師把飛機一側，飛機裏左邊的乘客就能夠像欣賞一張明信片似的，看見那熱鬧的伊爾霍斯城。這個城从小山上的平民區開始，沿着一条条窄小而曲折的街道延伸到山下；到了那邊，景象便豪華了，在河海交界的那一帶地面上，展開了一條條嶄新的被海灘切斷的林蔭道；市區一直延長到蓬塔爾島，兩旁都是帶有賞心悅目的花園的房子。再過去，越過烏那奧小山那一帶地方，又是平民區域了。兩旁都是鉛皮和木板搭蓋的破平房。一個旅客數了一下泊在港口的船隻：大輪船一共八隻，此外還有其他許多大帆船和小船，那簡直是數也數不清了。港口彷彿比城市本身還要大。那個旅客把他的這一發現大聲告訴加爾洛斯·徐德，可是徐德在注視着海灘上的那些游泳的人，看起來他們簡直是一些很小的黑點；他們在白色的沙灘上奔走，迎接沖過來又化成白沫的浪頭。他的妻子朱麗葉塔大概也在那裏，在洗海水浴或者跟朋友們打羽毛球。加爾洛斯·徐德發覺海灘上有人在向飛機揮手。

2

誰知道这是不是朱麗葉塔呢？他分辨不出向飛機打招呼的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只看得出那是白色沙灘上的一个黑點。不过这很可能是朱麗葉塔，她是知道他要乘这班飛機來的。加尔洛斯在玻璃後面揮動着手來回答下面的招呼。可是飛機師又操縱了一下飛機，海灘消失了，徐德的手勢失落在小山的樹叢中。飛機直向樹叢飛去，彷彿要來一个集体自殺。它下降得很迅速。上頭，是蔚藍的天空和瞬息變幻的白雲。小山已經落在飛機後面了，飛機徐徐向河上降落，螺旋槳的旋轉慢下來，飛機在鐵路附近美國公司的水上機場停下。德國公司的水上機場离得远一點，乘客們要乘小艇才能到達碼頭。機門打開了，水上機場的工人們搭好扶梯。加尔洛斯·徐德是头一批跳到地上的旅客之一。一个來接他的辦公室的年輕職員趕緊走過來，唇上掛着微笑：

“一路平安嗎，徐德先生？”

他緊握着他的老闆的手。

“好極了，”徐德看了看錶，“从巴義亞到這兒一个鐘頭还不到，恰好五十五分鐘。”

“這真快，”年輕職員加重語氣地說。

他接過加尔洛斯手上的塞滿文件的皮包。一个黑人搬運皮箱。出租汽車揷响喇叭來吸引顧客。加尔洛斯已走上火車鐵橋，職員稍稍落在後面，滿心羨慕他的老闆的翩翩風度，他自己想做的就是这种人。老闆頭髮上的灰白紋路只是給他增加一种高貴的神氣，而不是衰老的跡象。他的衣服無疑地都是第一流的時裝店裏定做的，可是職員最最欽佩的，是他的貴族氣派的舉止，這麼瀟灑自如，彷彿是經過長期學習和嚴格訓練一樣。从他的走路的步伐直到他的笑容都是如此。飛機又發出隆隆的吼聲，新的乘客上了飛機，機門重新關上；飛機在河水上面滑行，馬上就要昇上高空，向南

面消失，向里約熱內盧飛去。

司机把“别克”牌汽車的門打開。職員又一次欽佩加尔洛斯·徐德跟他的司机握手、感謝他來歡迎他的那种貴族的謙遜态度。对的，真是一个大老爺。

加尔洛斯·徐德坐上汽車。職員雷納尔多·巴斯多斯坐在司机旁边，把头回过来：

“我們在星期四就等着你來呢……”

“我沒有買到飛機票。飛機總是客滿；为了赶今天來，我不得不在三天以前就把票子買好……”

可是他做了一个表示一切都解决了的手势。

“幸虧那些美國人就要派一架飛機來專門負責伊尔霍斯和巴義亞兩地的交通了。每天飛行兩次。”

“真是了不起！”職員發出讚美的喊声。

加尔洛斯·徐德繼續說：

“我跟經理談过。這是他們的一筆大生意……他是一个聰明的美國人，他懂得這一點，他向我保證說再过一个月，問題就可以解决。每天飛行兩次……”

他把詳細情形都談出來，彷彿这是他自己的一筆生意一样：

“他們可能把票價稍为減低，因此，假使那些‘上校’^①們不再害怕坐飛機旅行的話……”

雷納尔多·巴斯多斯笑了起來：

“当然啦，他們早晚一定会养成習慣的……我記得馬納加·唐塔斯上校……第一个航空公司開幕的時候——就是在这裏設了一个加油站的德國人的那个公司，——上校對我說，他永远不会因飛

① “上校”是巴西的大地主、種植園主的一种光荣的称号。——原註。

机失事而死，除非其中一架墜落到他的头上……可是現在，自从他不得不乘飛機去探望他的生病的兒子以後（他加以解釋說：“就是剛得到博士学位的那个兒子”）他就再也不使用别的交通工具旅行了……”

職員從來沒有跟加尔洛斯·徐德作过這麼長時間的談話，他在老闆面前有點惶恐。可是他的老闆面帶微笑，露出讚許的樣子，提出一句批評：

“他們真像一些胆小的孩子……”

雷納尔多·巴斯多斯覺得这句批評的話活活地画出了上校們的形像，由於他自己稍為有點愛好文學，他想在晚上跑到店員協會裏把这句话当作是自己的創作說出來。汽車穿过鐵路街道，深入市內商業中心區，向港口方面駛去。雷納尔多想起了別人託帶的口信：

“哦！对的，加尔洛斯先生……朱麗葉塔女士打过電話來通知你她在海濱。”

“非常感謝，”大老爺用謙遜的口气說。

加尔洛斯·徐德又想起了朱麗葉塔。她穿了她的短小的游泳衣，這時一定在打羽毛球，或者像她慣常大胆的樣子，衝過去迎接危險的大海的浪頭。他摸了摸衣袋裏他在巴義亞購買的那條項圈。他想像這條項圈滑落在她的金黃色的脖子上的樣子，他微笑了。“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汽車停了下來；司機打開車門，加尔洛斯下了車。

“等等我，若瑟，我馬上就來。”

司機點了點頭，關上車門，也跟着走進徐德兄弟公司出口商行的大門。可是他並不像加尔洛斯和那個職員那樣向電梯走去；他走進樓下許多大廳中的一間。過去，這所商行只佔據港口附近

的一所小閣樓，現在，這所商行在同一个地點上，已有了一所四層樓的大廈。樓下有兩個大倉庫，黑色的可可豆一直堆到天花板，發出一陣陣巧克力的香味，這是堆放可可和包裝可可的地方。一些腰部以上全裸的工人正在爬上這些可可豆小山來裝滿一袋袋的可可。別的人在過磅，把每袋可可的重量校正為準六十公斤。然後由女工們以驚人的速度為這些已經裝滿了可可的、相當沉重的袋子縫口。一個十二歲左右的孩子，拿着紅色的打印台，在每隻口袋上印上商行的名稱：

徐德兄弟公司

出口商行

卡車開着倒車一直深入到倉庫裏面，搬運工人背上揹着袋子，由於負荷沉重而彎着腰走。一袋袋的可可帶着沉重的响声落在卡車裏面，司機們開動馬達，卡車向馬路上疾駛出去，在碼頭上停下來。於是又來了碼頭搬運工人，他們的身子又在負荷的重壓下彎下來。他們在碼頭上奔走，他們成了另一個世界的人物，彷彿都是些背上長了畸形駝峯的黑人。龐大而灰色的瑞典輪船把一袋袋的可可吞下去。喝醉了的水手穿越碼頭，說着古怪的語言。

若瑟背靠着牆，望着眼前的景象，一邊用眼角偷望正在縫袋子的羅莎。她緊閉着嘴唇，兩隻眼睛在聚精會神地注意自己的工作。司機的幾乎帶着微笑的嘴上有一種勝利者的表情，可是羅莎完全被自己的節奏迅速的工作吸引住了，根本沒有看見他。若瑟繼續注視她一分鐘，希望能夠跟這個黑白混血姑娘交換一下微笑，可是結果他只能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膀，回到汽車那邊去：

“這個髒老傢伙正萬分情急地要跟他的老婆會面，很可能他馬上就下來……”

第七十二號工人在一袋可可的重壓下彎着腰正從他面前經

过，听到他的話笑起來了，若瑟也为自己这句悄悄罵人的話笑了起來。

这是真的，加尔洛斯·徐德非常焦急要跟他的妻子見面。他乘电梯上去，很迅速地穿过办公室，办公室裏的職員看見他从那裏走过都站起來，他開了一扇門，門上面有一塊金屬牌子寫着：

經理室

閒人免進

他在轉椅上坐下來。到機場接他的那个職員把公事皮包放在桌子上，等候加尔洛斯·徐德開口說話。

“好，雷納尔多，替我把馬丁斯叫來……”

職員鞠了一个躬，幾乎是飛奔地走了出去。加尔洛斯·徐德把椅子轉了一轉。他从寬濶的窗口上向熙熙攘攘的街头望了一眼，許多卡車在街上駛过。一輛到伊塔布納去的長途汽車正要開行。襄理馬丁斯走進房間，因为是奔跑着來，所以还在气喘吁吁。

“我正在監視一批貨运出去……”

經過握手和寒暄之後，馬丁斯正等待着徐德開口。加尔洛斯打開公事皮包，把文件攤在桌子上，指着一張椅子叫馬丁斯坐下。

“買賣已經成功了……十万亞洛伯^①照二十个密耳瑞斯^②的價錢賣出。是昨天我用电報成交的。”

襄理非常驚訝：

① 亞洛伯（arrobe），重量單位，約等於十五公斤。

② 密耳瑞斯，巴西舊幣名，等於巴西目前的通用的貨幣克魯賽洛（cruzeiro）的十分之一。

“你賣到二十個密耳瑞斯的價錢嗎？你只賣了十萬嗎？（他的聲音裏帶着一種畏畏縮縮的責備口氣。）我們還有十八萬存貨呢……”

加爾洛斯·徐德微笑起來。對面牆上一幅放大的照片裏，年老的麥西米里亞諾·剛波斯回答了他的微笑。可以說，這位老头是可可出口商行徐德兄弟公司的創辦人。他死了已十二年，臨死的時候，他曾經忠告過羅慕洛——徐德兩兄弟中年長的一個——叫他專心致力於可可出口生意。加爾洛斯·徐德聽從了他的忠告，現在，徐德兄弟的財富已經有從前三倍之多了。在照片裏面，麥西米里亞諾微笑着，他的狡猾的微笑回答加爾洛斯的愉快的微笑：這老头懂得，這傢伙，他懂得可可！他到伊爾霍斯來的時候還是可可業剛開始的時候呢。加爾洛斯轉過來望着馬丁斯，用一種露出一絲驕傲的聲音對他解釋：

“只賣十萬，馬丁斯先生，我還自問是不是出賣得太多呢……曾經有過一個時期，馬丁斯，價錢是買主決定的。他們要付什麼價錢就是什麼價錢。伊爾霍斯的可可，當時是最悲慘的貨色，在市場上不算一回事，總跟在別的貨物的屁股後頭走。那時候——你恐怕也聽人家說過——我們的商行很小；就在这所房子裏面，只佔據一個可憐的小攤樓，而且還不是我們自己的房子，是向人家租來的。這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馬丁斯先生……”

馬丁斯點了點頭，表示同意，他心裏思忖他的老闆到底要說些什麼。加爾洛斯·徐德伸直了兩條腿，繼續說下去：

“只賣十萬，馬丁斯先生，也許我只應該賣五萬。我告訴你一件事：可可的價錢要上昇，上昇到從來沒有的高度。假使今年的價錢漲到三十個密耳瑞斯，你也不必驚奇……”

“三十個密耳瑞斯？不管怎樣，這是不可能的……”

加尔洛斯·徐德觉得他的襄理的臉上和声音裏都透着怀疑。他更加愉快地微笑起來，他是對着相片裏的麥西米里亞諾·剛波斯在微笑。

“因此我就賣了十萬亞洛伯，可是並不光是為着這一點，我的這次旅行才算得有收穫，馬丁斯先生。主要的，是因為在巴義亞，我跟卡爾朋克斯作過一次長談，他和我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在好幾個問題上，他已經對我提出了保證。可可的價錢要上昇，上昇到從來沒有過的高度，任何人也想像不到它會這樣上昇。伊爾霍斯就要在金子裏打滾……你知道伊爾霍斯出口到全世界各地去的可可數目是多少嗎？”

襄理是知道的，他提出了許多數字，他用欽佩的眼光望着他的上司。當然，馬丁斯自認為是一個很好的襄理，在生意上很機警、很細心而且很勤勉，可是他沒有他的老闆的那種商業天才。加尔洛斯站起來，把手指插進背心的前襟裏，這是他的習慣的姿勢。

“唔，我們現在出產足夠的可可，使得從今以後我們可以強迫市場接受我們決定的價錢。價錢，是在這兒，在伊爾霍斯，由我們決定，而不是在紐約……”

照片裏面，麥西米里亞諾微笑着。

襄理在等待。加尔洛斯·徐德從窗口上向街上來來往往的行人望了一眼。可可的香味一直上昇到辦公室裏，這是很好聞的香味。

“牌價是多少？”

“超等是十八密耳瑞斯三百瑞斯^①。次貨是十七密耳瑞斯三百

① 巴西的幣制單位是有些特殊的。一密耳瑞斯等於一千瑞斯，而每一瑞斯所代表的價值很低，所以一提到時往往以一百起碼。